

我心中的侯右诚先生

□ 马明高

在我所采访过的所有人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侯右诚先生。先生生于清朝光绪年间,一生办教育,兴实业,修水库,90岁高龄还带领十五位退休老人历尽艰苦,创办了私立五爱学校,在山西省是著名的爱国人士。95岁之后,决然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终于在百岁之际正式入党。为党和人民呕心沥血至108岁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世。

先生9岁开始乡村私塾读书,15岁因家境贫困,弃学步行至山东曹县当学徒,后转至河南商丘经营茶庄。遭军阀混战,土匪掠杀,无奈返乡求生,在孝义经营五金商店。喜做公益事业。1928年,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协同各界人士恢复集会,开辟永安市场,招来四方客商,成为山西省著名的古老集。1938年日寇入侵孝义,百姓鸡犬不宁,儿童失学流浪,先生觉得这是祖国实现救亡复国的一大损失,创办儿童讲习班,抵制奴化教育,逐步发展为尊德中学。1943年,经人介绍,先生在太原儒士段正元讲学后,回孝义发起成立道德学社,实行人道主义,提倡世界大同,希冀天下太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先生和进步教师们多次被日寇和阎政府关押囚禁,但他们依然怀抱满腔爱国热情,义务办学,每月仅领补助四斗谷米。学校经营短缺,先生们办纺织厂,搞榨油漏粉,干砖瓦窑厂,马车运输,耕田种地,至解放初移交政府时,尊德中学初、高中前后毕业学生逾500人,大多为党和政府各部门的主要骨干。1949年多,面对煤焦滞销,煤矿停产,工人失业,先生呈请政府向外发展成立孝义西山煤焦推销处。先生拿上煤样,到天津、上海化学公司进行化验,赴

西安、北京、兰州推销煤焦,短短两年,就在太原、天津、上海、西安、北京等地创建了八个分销处,振兴了孝义经济,同时还保证了学校的办学经费。直至1952年,煤炭归国家统购统销后才结束了推销处的工作。1956年,年届66岁,还出任了孝义县水利局副局长。年届80多岁时,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完成了总投资1300万元,总投资200多万个的孝义“八一”水库,精打细算,艰苦奋斗,为国家节约开支100多万元。现在,这座蓄水3400万立方米,浇灌6万余亩耕地的中型水库,还在为百姓造福。

吕梁过去是革命老区,至今仍为全国的贫困连片地区。穷穷先治愚,1981年,已是90岁高龄的侯右诚,与杨礼周、田祝云等十五位老人,申请政府批准,创建私立五爱学校。先生自告奋勇当董事长,四处动员,奔走呼吁,五上吕梁,四去太原,先后征程2500多里,得到当地政府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征地12亩,筹资4万元,苦战半年盖起60间校舍,聘请10余名教师,终于在当年9月1日正式开学,铺开他们描绘的三个五年计划。正当发展“二五”计划时,杨礼周校长离世了,先生双肩挑,董事长兼校长,每天认真处理学校事务。先生每天工作至深夜五、六点,快天亮时才休息两三个小时,戴着1500度的老花镜,挑灯伏案工作,除工作之外,坚持天天看报纸,记笔记,记下的32K的笔记本足足有1米多高。五爱学校在先生手里,建校园两座,校舍近400间,同时办有4个综合商店,1所中医实习门诊部,2个校办农场。先生的办学宗旨是不与公办学校争优生,“人弃我取”,着力于普及教育、素质教育和健康

教育。为了五爱学校,90多岁的先生两次进医院,一次是做疝气手术,一次做白内障手术。老伴和儿女们怕他挺不过来,好言相劝不让做,医生也说90多岁的人动手术,在医生手术史上也是罕见的。但先生认为:与其躺在家里,遭受痛苦,消磨时光,倒不如碰一下运气!他说:“学校的事还等着我呢!九十大几的人了,死了够本,活着算幸运。”

1985年,95岁高龄的侯右诚,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半个世纪的了解、认识和信任,由信任变为追随,毅然向孝义县委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与老人谈了话,说像他老这样的知名人士,留在党外工作比党内工作更能发挥作用。为了团结大批在海内外的学生、同仁,先生听党的话,继续以党外知名人士的身份担任县政协副主席。1990年5月,侯右诚先生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如今我已一百岁高龄,我再次提出入党申请,以求在身体健康时成为一名中共党员,达到我一生长期追求的光明真理,在伟大的共产党内发挥我的余热,为党为人民服务到最后息。”面对老人历经百年世事沧桑,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做出的抉择,孝义县委党委认真讨论研究了这件事,终于在1990年7月3日,为先生举行了正式的入党仪式。在老人庄严向党宣誓完后,领导和在座的五个儿女把一束鲜花献给了先生。先生激动地对大家说:“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今年虽然已经满虚岁一百年了,但今天又开始了我生命的第一岁。因为从今日起,我有了政治生命了……”

先生在谈到他为什么年过百岁还要

入党时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伟大的党。”大同世界”这个人类美好的理想,曾吸引着从孔子到孙中山等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为之呕心沥血,苦苦追求。然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才在长期分裂破碎的祖国大地上,建立起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崭新的社会制度。”

先生还说:尽管近年来共产党内也出现了腐败现象,但没有动摇我对共产党的信任和要求入党的决心。他认为,对中国共产党要从主张、主体和主流三个方面来看。先生说:“中国共产党最令人信服之处,就是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

先生还说:“我经过百年的观察,在中国还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比共产党更注重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还没有任何社会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更能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百姓富裕。”

侯右诚先生生前多次受到全国、省、地的表彰,是省级劳动模范、“当代吕梁英雄”。

我多次采访他,撰写《生命从一百岁开始》《百年追求》《百岁入党的侯右诚》等文章在《吕梁日报》《中外交流》《山西日报》刊发,并把先生的事迹编为电视剧《百岁老人侯右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快到来之际,在《侯右诚百年人生》画册即将出版之时,我写这篇文章,一是想要表达我对侯右诚先生的终生敬仰;二是想要说明:百岁老人入党,这无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上,都无疑是一个奇迹。



一碗拉面里的暖姜

□ 肖继旺

夜色漫过吕梁恒大华府旁的街巷,儿子的咳嗽声仍在屋内盘旋。妻子攥着手机念叨:“梨、枸杞、白萝卜、红枣配生姜熬汤能治咳嗽,咱方山老人都这么传,温和不刺激,咱给娃娃试试。”我应声出门采购,沿着熟悉的路陌往前走,路过小区门口飘着焦香的烤红薯摊,摊主大叔吆喝着“热乎红薯,甜糯管饱”。归途中,我却偏偏把“生姜”这关键一味忘在了脑后。

二十一点四十分,妻子翻看着菜篮轻声发问,我才猛然惊醒。楼下的超市早已拉下卷帘门,寒风裹着吕梁山间的夜雾扑面而来,带着些许黄土气息,让人不由得缩紧了脖颈。屋内,儿子的咳嗽声隔着窗户传来,急促又揪心。我揣着侥幸,拐进恒大大影城旁那家亮着暖灯的“砂锅面·麻辣烫”店,向老板娘询问:“能卖点生姜给我吗?孩子咳嗽得厉害,急着熬汤用。”老板摆摆手致歉:“咱这儿做砂锅、麻辣烫从不用生姜,实在没法帮你。”无论缘由如何,终究是没能如愿。

脚步未停,我快步冲进隔壁的肉丝拉面馆。蒸汽氤氲的店里,案板上的晋北面粉泛着自然麦香。一位师傅正专注地拉着面条——面团在他手中上下翻飞,时而抻拉如银带,时而折叠似云絮,转瞬间均匀勾纤细的银丝,“扑通”一声落入沸腾的汤锅。汤水翻滚间,麦香混着骨汤的鲜味漫了出来。“师傅,麻烦

问下,您这儿有生姜吗?我愿意付费买一小块。”我压低声音问道,生怕打扰了这烟火气里的专注。

师傅抬头愣了愣,眼角的皱纹里带着和气,随即朝后厨喊了一声:“媳妇,看看冰箱里还有生姜没?娃咳嗽要熬汤,就缺这味了!”很快,一位围着蓝布围裙、戴着黄框眼镜的大姐拿着块孩子拳头大小般的生姜走了出来,镜片后的眉眼带笑,轻声问道:“要这个干啥呀?听着娃咳嗽得不轻,是受凉了吧?”“给娃熬止咳汤,就缺这最后一样了。”我接过生姜,冰凉的触感里竟透着几分踏实的暖意,像是攥着一块小小的暖手宝。“够不够?前几天刚从集上买的本地生姜,辛辣够劲,熬汤最管用,店里也就剩这块了!”大姐又关切地追问,指尖还沾着些许面粉,眼镜片上凝着薄薄的水汽,说话时带着吕梁方言特有的温和语调。“够了够了,太感谢了!”我忙着掏出手机准备微信扫码付钱,她却连连摆手:“不用不用,一块生姜而已,娃的身子骨要紧。咱吕梁人都是这脾气,邻里街坊似的,客气啥?欢迎以后常来吃面,咱这儿的肉丝拉面地道,香得很!”

邻桌旁,一位身着保安服、正呼噜噜吃着拉面的大哥抬头插话:“吕梁学院旁的森客超市应该现在还营业,要是这块不够用,你往那边跑一趟准能补上!咱本地生姜耐熬,熬汤时切厚点,驱寒效果更好。”

我连忙拱手致谢:“谢谢大哥提醒!有这块就够了,真是麻烦你们了!”店里的其他食客也纷纷投来关切的目光,有位大妈小声念叨“加把本地葱段熬汤更润”,还有位年轻人说“老陈醋泡姜也能止咳,下次可以试试”。陌生的善意在蒸汽中悄悄弥漫,带着市井烟火特有的温度。

我捧着那块生姜快步往家赶,夜风吹在脸上竟不觉得冷。熬好的汤端上桌,琥珀色的汤汁冒着热气,里面卧着几颗圆润饱满的方山小红枣。儿子小口小口地喝着,温热的汤汁顺着喉咙滑下,咳嗽声渐渐轻了下去。那碗汤里,梨的清甜、枸杞的微甘、红枣的绵糯、白萝卜的爽口,都抵不过本地生姜那抹醇厚的辛辣——这辛辣里裹着吕梁人的热忱,藏着市井烟火中的善意,暖得人心头发烫。

如今儿子早已痊愈,不再咳嗽,但那块生姜的暖意却一直留在全家人心里。我总想起妻子念叨:“等哪个周末有空,一定带娃去那家拉面馆,尝尝师傅手艺精湛的肉丝拉面,感受那位戴眼镜大姐的热情,也当面跟人家说声谢谢。”一碗拉面或许寻常,一块本地生姜或许微小,但藏在里面的善意,就像吕梁山夜空中的星光,照亮了市井烟火,也温暖了寻常岁月。那碗还没来得及赴的拉面之约,藏着最朴素的人间大爱,等着我们一家人,慢慢吃,细细尝。

所谓新闻新闻主义,有别于传统媒介的新闻报道,而是一种非虚构的探索性文本,具有新闻和文学之间跨界的个性写作特征。李径宇文学作品集《漱水河图》(河南人民出版社,2026年5月),除了开篇由贾樟柯、梁鸿應作的两篇序言和后记及附录三篇文字之外,就是《大雨》《养虱子专业户》等十九篇作品——读者可以把它们当作散文去品读,也可以当成小说来鉴赏。这种跨文体写作,具有新闻体的简洁、明朗和精准,又有纯文本的原生态追求,富有具象化的而又有极其生动质感的地域版图标本的文学性。正如作者李径宇本人,或许,他在文学界属于新人,素人写作,但他又长期深耕新闻界,主持报刊采编工作,走遍神州大地的山山水水。这样的新闻总编辑职位,让他对写作更具有责任感,对生活更具有天性的直觉力,对事物更具有敏锐度,甚或在他的《漱水河图》里,颠覆了文学界一贯的文体边界感,在他的大胆书写之中,跨界,跨文体,突显了他在作品文本中所具有的与传统文学书写所不同的写作面貌。这也使得李径宇在《漱水河图》里,有了他自成一格的艺术世界。正如贾樟柯的推荐语所认为的,李径宇是“五官全开”。李径宇的地域版图标本写作,汇集了聚沙成塔新闻写作经验之大成,一并打开了跨文体写作的任督二脉,成就了其直抵身体和灵魂的高维写作。

说起新闻新闻写作,比较早的,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美国,类似亨利·米勒之类,而在国内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有一个叫老鬼的北京知青,写了一本叫《血色黄昏》的小说。老鬼是写出《青春之歌》的杨沫之子,《血色黄昏》继承了杨沫自传体色彩的风格,但在艺术性上又有明显的新闻新闻写作的特征。而李径宇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临县安业乡的一个村子长大,而《漱水河图》里的漱水河,就是陪伴他童年记忆的母亲河。这条流动的母亲的河,虽然比不上黄河那样的彼岸,浩浩荡荡,波澜壮阔,但影响着李径宇童年到少年的心灵世界。

虽然,地理的迁徙会改变一个人,漱水河边的小村庄是李径宇的生命源头,无论他走多远,哪怕是常年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但他依然魂牵梦绕着“根”的方向。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那么简单,而是漱水河凝结着他最初的生命记忆,一闪而过的人和脸,以及生长的故事,一些对话和细节。《大雨》所记录的一切,就是“我”的视角,一开头:“天刚亮,我就匍匐在山沟高粱地里,伺机去堵山坡上的野洞,里面住着一窝乌鸦。”然后,碰到同村人老梁。由于满山就他一个人,他会一个人自言自语,自说自话。他不让“我”堵乌鸦,并背着“我”回家。李径宇在这里写道:“他撩起雨衣后摆蹲下,我就进他背上,把头埋在他肩膀上。他身上发出一股烟屎和汗味,劲道很足。一路上,我不得不隔一会儿就屏住呼吸,憋得脸都发胀了。”从这段文字里,就能体会到李径宇的细小切口,具有直观的画面感,甚或通过人物身上的味道,激活了其更加微观的一部分,代入到当时的地域年代气氛里。

李径宇的文本,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人物故事又是鲜活的,真实发生在身边眼前,具有一种左拉式的自然主义风格。我们在李径宇的《大雨》里读出了一种纯粹而又纯真的“我”,在乡村自由游走,堵住一窝乌鸦,而又与老梁之间的关系,也是对作者记忆的挖掘,在文本中自然生成,却又不加以雕琢和加工。他没有借此编织一个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的惊险故事,而是这种原生态的呈现,宛若一部摄影机,不断在随机性地进行抓拍,甚或只是一种写实又写意的书写。“我”从老梁背上下来,又去堵麻雀,然后水洼里的蛤蟆,脸盆一般大,又是“我”与小远的对话。小远不同于老梁,属于同龄人,于是有着共同的话题,“下午偷花生去。”作者不避讳,不修饰,只是还原当时的那种少年人的状态。他们这些乡村里的孩子,不同于城里人,而是天然地与大自然有了一种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在《养虱子专业户》里又有了出人意料之外的发挥。应该是没有乡村生活,写不出这种文字,比如野猪一家坐在院子里捉头发里的虱子。小远说:“谁家没有个虱子。”大猴要做全世界最大的养虱子专业户。这些乡村孩子的对话,信手拈来,使得这种书写,具有了散文化的特点,每一个篇章里,活跃着相同的一些人物,非虚构写作里,又有着小说文体的人物、情节、对话及氛围感。

每一个篇章是独立成篇,但彼此之间又有内在联系。在有机和无机的联系中,能够体会到李径宇在《漱水河图》里的整体走向。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主人公,也没有传统小说文本里的故事情节,但却有着某种散文诗的特点,如同一章又一章的交响乐章,类似于约瑟夫·苏克《乡村小夜曲》里的味道。李径宇在《打铃》里,开门见山地写“我”坐在第一排,被李老师安排打铃,也就是敲钟。作者捕捉到一些微小的变化,然后展开叙述,师生关系在他的笔下更加真切,也更加生动了。尤其,李老师不想让学生们看到她内心更为脆弱的一面,但被“我”看到了。“教室”门大敞着,在我合上时,看到李老师蹲在石阶前,双手搓嘴,身子剧烈地抖着。”李径宇没有太多的渲染,用字,用词,很简洁,而且只是写到了这样一个画面,但没有详细交代,根据上文,李老师应该是继续表达一种遏制不住的情绪,哭,或者笑?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让其他同学们看到,所以,“我轻轻合上门,生怕同学们看到她……”然后,就是《打仗》,“火力全开,飞沙走石。”两帮孩子分为“红军”和“国军”。人物和场景描写,都很符合年龄特点,也能在情感的记忆中,展现出更多微观的细节。

从北京直飞吕梁的航班也就不到一个小时,李白、杜甫的年代车马慢,书信远,或许,一个人的一生也只会爱一个人。漱水河作为一个代表性的地理符号,却承载着李径宇的乡村与城市之间传统与现代性语境下的双重追问。《漱水河图》里并不提供答案,只是个人生命记忆的陈述。这种文字,让我们想起赵树理、马烽,也让我们想起沈从文、孙犁,至少李径宇的书写里有了一种岁月的刻度,也有了一种人性的温度。这一切,在沈从文的《边城》里似乎展现过,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里有了一种“走不出去”,却也“回不来”的落差。《一床闲书》《去看戴帽的鸽子》里的小切口,暗含了某种深沉的意味。比如“西苻里”这个地名,与之前的“捉虱子”,有了某种历史和文化上的呼应,民间性的书写,“我”的角色和各色人等,都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场域和氛围。生于斯,长于斯,坚守与超越,使得文字始终弥漫着一种同频共振的气场。

三
行走在漱水河边,一直在寻觅寻觅,在一种“竹外人孤立”之中,找到有灵且美的灵魂。李径宇《漱水河图》里的十九章,就是这样的路线图,虽然是零零散散,走过生命的四季,但在《十一雄》里又分了十三个小节突显“我”的学生时代,比如“八大金刚”,“结拜兄弟”之类,一开头就是一番对话,而在第十三小节里写道:“过年不久,天就暖了,漱水河里的冰块乱七八糟地漂着,柳树叶子泛起了鹅黄色。”这一段,倾听河水的流动,倾听大自然的心跳,尤其还有了对氛围的烘托,让作者回到了人类与大自然最初的生命联结,然后,他又写道:“我休学在家。”林林总总,书写了当年安业初中发生的一些琐碎,一些拉拉杂杂的发生在精神深处的撕裂和叛逆。

《在山洪前奔跑》《绿皮火车》里,让读者体会到了“我”的一颗悸动的心。“身后不远处,山洪把河道里清澈的水流冲散,翻卷着黑色的柴草,漫在整个河床,淹没了裸露的巨石。”然后,又写“我”如何扔掉课本,在山洪前奔跑,攀上八九十度的河坝,还遇到神树。《绿皮火车》里的书写,则是县城青春走笔,而“绿皮火车”则是作为一个意象,存在于少年人的潜意识里。那些人,那些事,都与家乡,与同龄人,与青春梦幻有关。懵懵懂懂的情窦初开,结尾的绿皮火车,火车上遇到的某个女人,“头一歪倒在我的肩上。推开她,不一会儿又歪过来了。”李径宇只是在客观地陈述,而且用笔很谨慎,点到为止,却又让人产生联想。

孔子有“知者乐水”,老子则有“上善若水”,孟子的“观水有术”,无不体现了一种“水文化”。李径宇《漱水河图》的十九篇回眸,就是一种“远离”之后的“走近”,不仅仅是发掘过往的情感记忆,更是一种价值观的审视和总结,一种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提升,对精神原乡的重构和强化。

评论作者:李迎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长期担任鲁迅文学院辅导教师。曾入选山西省“三晋英才”奖励计划,曾获得中国作协萧军研究会鲁迅—萧军杯奖,长篇小说《雨中的奔跑》获得首届张爱玲文学奖,长篇小说《沐月记》获得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新闻新闻主义的地域性原生态书写

——李径宇作品集《漱水河图》解析

□ 李迎兵

酒蓄诗心

——读若寒《失语者》

□ 闫卫星

中国书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失语者》腰封一句“他用文字敲击着自己的骨骼和牙齿,无比坦诚”,道尽这本诗集全部温润又粗粝的底色。成书之时,若寒久浸汾酒千年文脉,杏花村的谷物温醇、破口渡口的黄河浊浪,早已悄悄熔铸进每一行沉默的诗;而后投身汾酒职教,不过是会将纸上的悲悯与自省,挪到人间讲合徐徐诉说。整本书看不到一点激烈呐喊,以内敛分行铺展一条向内沉降的精神长路,所谓失语,从来不是言语枯竭,是俗世喧哗太轻薄,唯有山河、烈酒、方块汉字,才托得住人骨血里藏着的悲欣。

翻至《夜晚在破口古渡醉听黄河的涛声》,河水、孤酒、独我彼此相拥,“大河是我今夜唯一的哥哥”,一句话便消解人与天地的隔阂。无人对饮的河岸,是北方人最真实的失语时刻,深谙汾酒酒礼的诗人懂得,烈酒本为知己相逢而生,孤身向河,所有无处交付的心事,只能托给奔涌浊浪。醉意漫上来时,幻境里走出六个涉水而过的自己,“温暖来自每一寸土地的阵痛”,黄土养谷物,谷物酿汾酒,土地生长苦难,亦酿造慰藉,就像渡口世代谋生的人,沉默咽下尘俗病痛,只凭一盏酒与自身和解。末句“把诗歌给你,酒留给自己”,是独属于北方写作者的取舍:分行文字是赠予世间的温柔絮白,那些压在心底、无法与人道的失重与伤痕,终究只适合独对一杯清酒,在深夜与山河平分。隔窗望向街头,诗人看见奔波众生,也看见“肩上打着诗歌无比寒酸的人”,刹那生出无边共情,原来世间人人皆是失语者,各有一段只能交付酒与夜色隐秘心事。 诗集同名篇章藏着灵魂最幽深的叩问,《一只叫作记忆的虫子》写午后书房展卷读唐诗,小虫悄无声息钻进岁月缝隙,迫使诗人摘下人前坚硬的面具,听见心底急迫而沉重的叹息。人前我们习惯克制、周旋,装作大悲无喜,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语;独处时记忆翻涌,万千心绪找不到适配的口语倾诉,是灵魂深处无言的困顿。常年埋首汾酒古籍、打撈代代酿酒人沉默过往的经历,让诗人格外懂得这份缄默的重量,酒是片刻卸下防备的出口,文字是永久安放伤痕的归处。《当我已走进春天》直白袒露心痕伤痕,开篇便要“撕掉自己的病历”,缝合的伤口、潦草的药单,都是困住自己的枷锁,纵然窗外春至,沙尘依旧迷乱眼底幻想。一如汾酒需经蒸煮、发酵、蒸馏万般淬炼方得醇厚,人总要熬过病痛、孤寂、失意,才能在沉默里长出坚硬骨骼。短诗《丢失》更将失语带来的精神失重写得刻骨:钟表被带走,便丢失时间;盾牌被藏起,只剩孤身直面世事利刃,万般慌乱,却只能低下头,轻声说一句“是的”,隐忍退让间,道尽无数普通人无力辩驳的沉默。《关于汉字的想象》“打通土话、酒道与文字的精神脉络,诗人将神圣方块举过头顶,文字里进出九曲黄河不绝涛声,藏着大槐树传说、汉唐繁华,一路悠然响在祖父的骨骼之间。汾酒文脉依托汉字代代相传,黄土地的记忆、酿酒人的隐忍、山河的苍茫,全靠笔墨留存,可当诗人默然坐定、翻开厚重历史,文字里轰鸣骤然静止,宏大叙事之下,个体的悲欢永远失语,唯有短诗分行,能留住细碎、真诚的生命的响。”《我站在马略中央》将目光投向世间人海,斑马线前来往行人是没有剧本的演员,红绿灯循环往复,众生各揣悲欢匆匆赶路,无人驻足倾听旁人隐痛,每个人都困在独属于自己的沉默剧场。 北野在附记里说,若寒的诗“像一棵春天的草,小小的心,开向太阳”。整本《失语者》从黄河古渡的醉歌起笔,于人间行旅的悲悯收束,通篇不见雕琢炫技,文字素净简淡,一如汾酒清润厚重的品格。彼时诗人尚未走入汾酒职教的课堂,却早已在酒史古籍、黄土山河间,修得一份向内自省、向外体恤的柔软。何为失语者?是不向喧嚣俗世妥协,自愿以沉默为底色,借烈酒承接土地阵痛,以汉字留存心底声响,以一身坦诚,敲击自己藏满山河与伤痕的骨骼。